

# 沒法「寫得差」

人工智能，是今年兩會最紅的熱詞之一，幾乎萬物皆可AI。當然，一些短板弊端也在討論之列。全國人大代表、作家麥家就有精彩點評：DeepSeek比百分之九十五的人寫得好，但問題就在於它寫得好，而沒法「寫得差」。而人寫作時的各種犯錯、局限，往往成為靈感來源。

最近想買一支詞典筆，挑選的過程真是大開眼界，頗有劉姥姥進大觀園之感。一支鋼筆大小的詞典筆，不單單裝載超五十本正版詞典，而且還配置從小學到高中的各科教材與名師講解，還有AI拍照解題等功能。雖然筆者如「老童生」般為許多過剩功能埋單，但手握詞典筆的流暢體驗，還是由衷感恩科技進步。

跟一位任教高中的老友慨嘆此事，不免對學生生涯憶苦思甜，當年一手抄錯題本，都能盤出包漿，相比之下，如今的詞典筆真是點石成金的魔法棒。孰料老友卻大搖其頭訴苦：課堂提問時，即便非常簡單的問題，常有學生條件反射地摸向智能設備，手越來越快，腦子卻越來越慢。

孔夫子諄諄教導「學而不思則罔」，他老人家哪裏知道，有朝一日，「學」異化為數據下載，「思」坍塌成信息轉發。其實，對於人的學習來說，犯錯，某種意義上是一種剛需。不會犯錯，思維反而會慢慢退化。科技的進步，也是從一次次犯錯和失誤中得到啟迪反思。格雷特巴奇誤將一萬歐電阻換成一兆歐，電路意外產生規律電脈衝，啟發他發明了心臟起搏器。若他將電阻設置交給AI，恐怕永遠沒有這個「意外」。

麥家說的AI寫作也是如此。算法溫室裏的精準「投餵」，提高了效率，卻也會淹沒試錯中的靈光乍現。這種反噬的代價，可便宜，需要人類自己好好計算計算。用好AI，而不要反被AI馴化。

逢周三、四、五見報



# 蜂蜜炸茄子

嗜甜的人千千萬，卻不是誰都體驗過在馬拉加「繳械投降」的滋味。放眼伊比利亞半島，陽光環抱、海風濕潤，哪裏的甜都不敵這座被地中海親吻過的古城。烈日曬軟了石頭，也曬出了茄子飽滿的肉身，讓當地人骨子裏「鹹甜交織」的獨特喜好盡情綻放。「蜂蜜茄子」——這道小吃在遊客眼中是獵奇，在馬拉加人心裏，卻是一句沉甸甸的情話。

很多人覺得茄子是燉菜佳品，再不濟也有地三鮮，擔得起東北飯桌上經年累月的「常客」。可到了這兒，它竟然搖身一變成「甜心教主」，被暖融融的天慣成小姐脾氣，管你們是何來路，有什麼執念，來了就入鄉隨俗，體驗一下麵衣油炸，再淋上蜂蜜的驕縱風情。想當年摩爾人將油炸烹飪玩到爐火純青，修女們又添上一份清甜的虔誠，一代代演變下去，就成了如今的招牌，一杯冰啤酒，配一盤蜂蜜茄子，你敢信？這可是馬拉加人雷打不動的「下午茶」。

要說這裏的茄子，也的確出類拔萃，日照長、溫差大，深紫色的外衣閃閃發光，一刀切下去能滲出水來，幾乎誤以為是什麼異類水果。因為出落得不尋常，便得到了當地人的偏愛，定要用最矛盾的方式，才凸顯它的美味。茄子炸到邊緣泛起焦糖色，撈出來瀝油，再澆上本地特產的蜂蜜，這蜂蜜也有講究，要用山中採的石楠花蜜，微微的草木苦剛好能中和茄子的油，最後來把鹽，鹹甜的「廝殺」便就此定格。

很多人沒吃的時候嫌棄，可真的咬上一口，定會被勾了魂兒。酥脆軟糯的茄肉推着蜂蜜的甜和海鹽的鹹徐徐向前，彷彿烈日下的衝浪，硬是讓你驚喜撞個滿懷。當地人笑稱他們的茄子會「跳舞」，可不是麼。這一片片的金色裙擺，早就在心頭舞出了一曲佛蘭明高。

逢周二、三、四見報



有句歇後語說，孔夫子搬家——盡是書。我不敢稱夫子，但每次搬家，最頭疼的是書。我愛淘書。在北京求學工作生活二十多年，積攢了許多書。書櫃從兩個到四個再六個再到八個，直到放棄買書櫃，任由書堆放在桌上、椅上和地上。據說愛因斯坦的書房就是雜亂的，那麼，先在雜亂上向大師看齊吧。

這些書，大部分是買的，小部分是作者或出版社送的，有一些是讀大學時節衣縮食買下來的，還有一些是千里迢迢從外地甚至從國外帶行李

妻子的外公上了年紀，對家裏人都認不清了，經常問對面的人「你是誰」，我的岳母告訴他「我是你女兒」，過了不到五分鐘，他就會把同樣的問題向同一人又問一遍，妻子和岳母意識到：外公老了。

前幾年外公尚能自理時，與外婆住在大別山深處的老居，如今身體日益老化，岳母便不再到外地工作，回去專門照顧兩位老人。外公老了，成了一個老小孩，他的女兒給他做了好吃的飯菜，他吃了一碗還想再盛，卻認不出是在自己女兒家，看靦腆的小孩子到別人家作客一樣拘謹，眼盯着

名伶阮兆輝為第五十三屆香港藝術節粵劇節目擔任藝術總監，以三年時間分階段展示粵劇的發展概況，是為《三年粵歷三百年》，首年的節目定名為「始」，呈現以中州韻演出的古腔粵劇，即是老戲迷較熟悉的傳統「官話」。

是次演出包括排場戲及兩齣古腔全劇，後者分別是《武松》及《斬二王》，近年都曾經在舞台公演。我觀賞了首晚排場戲的四個劇目，該等劇目以往偶然會在特別節慶演出，但是隆而重之地整合同台，也許就是香港

剛剛過去的三月一號是波蘭作曲家、深受全球古典樂迷喜愛的「鋼琴詩人」弗雷德里克·蕭邦誕辰二百一十五周年。本周應景地推薦一張他的《鋼琴音樂第二輯》。這張由London Records於一九六八年灌錄並發行，德國鋼琴家威赫姆·肯普夫獨奏的黑膠版本收錄了蕭邦譜寫的四首即興曲、《D大調搖籃曲》、《B大調第三號夜曲》、《升F大調船歌》和《升C小調諧謔曲》共八首鋼琴曲。專輯封套選擇了一幅印象派大師雷諾阿畫中包含鋼琴的作品《卡圖爾·門德斯的女兒們》。

在十九世紀巴黎，上流社會家庭

超重的風險背回來的。這些書，未必每一本都已讀懂，但每一本的來歷我都記得，它們像白楊樹皮上的「眼睛」長在我的生活中。因而書多而雜，明知家裏有，急用查閱時卻常常找不到，只好求助於電子書數據庫。每次想清理一下藏書，又總捨不得坐擁書城的滿足。

前幾天搬家，平日裏翻書的愜意成了搬運的苦惱，讓我下定了清理的決心。別看書長得方正，搬起來比傢具電器費事得多。先得打包，上策是裝箱，但搬完家後幾十個紙箱只能扔

米飯卻不敢開口要。妻子網上下單給外公買了禮物，拆箱時外公見大家都在笑着說好看，他對所購東西本已沒有喜與不喜的概念，只是大家在笑，他也跟着一起笑，像小孩子一樣「討好」給他買禮物的「大人」。在縣城裏住久了，外婆給他打電話說你要聽話，不能到街上亂走，外公又像小孩子一樣為自己辯白，說從沒惹過事情，「你為麼斯（『什麼』的意思）要說我」，與電話那頭他已不認識的外婆抬槓。

外公只有三個女兒而沒有生子，在六十年前的不少山村，沒生兒子即

藝術節的貢獻。說是偶然演出，並非劇目的水準問題，而是該等排場戲既非以生旦言情為主的戲碼，亦非觀眾近年愛看的高科技演出，因此只會由名伶偶然選擇表演。

《梨花罪子》講述樊梨花的義子薛應龍於陣上招親，犯下規條，惹來死罪。薛丁山匆忙回營相救，與梨花作出爭辯。全劇就像是花旦擔綱的《六郎罪子》，兩劇同樣是元帥將兒子問斬，引來其他人等相救。兩劇同樣有兩個花臉角色，《六》劇名為焦贊、孟良，《梨》劇則名為秦漢、竇

為了讓女兒們嫁得如意郎君，都會培養她們自幼掌握一門樂器。《卡圖爾·門德斯的女兒們》便由雷諾阿記錄了當時這一成文的習俗。女孩們的父親是象徵主義詩人和出版商，母親則是鋼琴演奏家奧古斯塔·霍爾姆斯，優越的家境以及音樂家母親的背景讓三位女孩更有條件實現兌現的社會風潮。畫中紮着一頭麻花辮身穿白色波點長裙，坐在琴前右手撫摸琴鍵的是大女兒休瑰特；手

中曬乾，用薑、橘絲、蒜薹、茴香拌勻，煎滾醋澆。瓦器盛，曬乾收之。」先上鹹味去水，曬乾調料，加熱混醋，曬乾入瓦器收藏。

蘿蔔乾不獨可煮菜下飯，還具備醫療作用。清代《廣群芳譜》記載一事，說一官員久咳不愈，命危。只徵得一名老醫師，醫師同樣咳嗽嚴重，也得前往醫病。醫師途中向村民求水，熱水飲後，咳嗽稍止，再飲，咳嗽更少。醫師詢問配方，村民回說：「村野無茶，適煮蘿蔔乾，遂以奉用。」實際就是蘿蔔乾煮水。醫師求得蘿蔔乾，自己食用數日，咳嗽痊癒。後用於醫治官員，同樣收效。



掉，既浪費又不環保。我的辦法是打捆，捆書最好用的是布條，裁開一條破舊的床單，裁成約二指寬，捆起來既結實又緊繃，拎起來還不勒手。大半天勞作，把「漂流」在各處的書集中到了客廳。搬家師傅一進門，見到堆在客廳的小小書山，眉頭先皺了起來，我只好站在「書山」前，陪笑着，解釋道：幹我們這行的，就是書多。又說，這些並不都搬走，有一部分是準備賣掉的。

到了新家，給書鬆綁，分門別類放到書櫃裏，又是一項耗費時間的浩

與「無後」相差無幾，由此經常在村裏被嘲笑，有些人還因為他「無後」，覺得遇到事沒人出頭，便常說風涼話挖苦，拜高踩低。外公對此一直耿耿於懷，但氣都憋在了心裏頭。現在年紀大了，他有時坐在轎子上自言自語，說我有女兒疼我，你們有兒子也不孝順，還不如我有福氣。年輕時面對譏嘲，他從未說過這些話，如今已做不了「情緒管理」，藏在心底不開心的聲音終於吐露出來。

外公在城裏住不習慣，經常鬧着要回農村居住。去年臘月，我第一次隨妻子去鄉下看他，屋裏生着炭盆，

一虎。是次《梨》劇由梁煒康及王潔清分別飾演薛丁山及樊梨花，二人說唱古腔，功架俱備，但演繹角色的質感仍可深化。《打洞結拜》是趙匡胤與趙京娘結拜義兄妹的故事。藍天佑與鄭雅琪飾演生角及旦角，二人非常合拍。演出至下半部分，藍天佑更展示大段「配馬鞍」的傳統排場。

《大鬧青竹寺》由黎耀威飾演帶髮修行的張奉先，全劇亮點是南派手橋的武打場面，黎耀威與眾武師演員都落力演出。壓軸排場戲《高平關取級》，觀眾可在線上錄像頻道找到前

持小提琴的二女兒克勞汀站在姐姐右側，姐妹二人的目光均直視觀者。和二姐身穿同款連衣裙的小妹妹海爾永內雙手扶在鋼琴上，側身對着兩位姐姐若有所思。

儘管捕捉的是室內情境，但雷諾阿極具辨識度、帶有落筆痕跡的塗抹仍具備典型的印象派特徵。鋼琴和地板的木製紋理被畫家以流滑的筆觸勾勒出來，三位少女濃密的披肩長髮更以瀑布般的蓬鬆感示人。由於版式所

去茶餐廳吃早餐，拿起桌上印有二維碼的小紙片，掃碼落單。雖然不如內地普及程度那麼高，但掃碼落單、移動支付在如今香港的餐廳裏也越來越多，不是什麼新鮮事了。

落單完成，一位老人在我身後的桌子坐下。茶餐廳阿姐端着食物，風風火火路過時飄下一句：「掃碼落單啊，唔該！」老人沒有接話頭，而是自顧自地指着壓在玻璃下的菜單說：「沙爹牛肉公仔麵，炒蛋厚多士，熱鴛鴦唔該！」話音未落，阿姐已經端完食物，回到了老人的桌前，從圍裙裏拿出紙筆在記錄，神情自然得彷彿此前提醒掃碼落單這回事並未發生。

我猜，老人之前肯定也嘗試過掃碼落單，但總是有某個步驟搞不清楚，試了幾次之後也就放棄了；我猜，阿姐也肯定不是第

大工程。不過，每次把藏書全部翻檢一遍，總會「發現」一些有意思的書，並在重讀中獲得新的收穫。這大概是搬家的贈禮吧。至於忍痛割愛去了舊書店的書，只能希望它們盡快去到另一些愛書人的手中。



逢周一、三、五見報

防止煤氣中毒房頂掀開了兩塊瓦。他日出即起，日落息，每天傍晚六點即躺床。離開後，每到傍晚一幅畫面便浮現眼前：大別山深處，寂靜夜晚，一位老翁透過瓦片空隙，眼見繁星流轉，往事襲上心頭。



逢周三、四見報

# 《三年粵歷三百年·始》

輩名伶任劍輝和梁醒波的合唱錄音版本。近年香港舞台則有李龍及阮兆輝以小武及老生行當的演出，是次二人再度合作，將「官話」唱腔發揮得淋漓盡致，活靈活現。



逢周一、二、三見報

# 鋼琴前的少女們



具辨識度、帶有落筆痕跡的塗抹仍具備典型的印象派特徵。鋼琴和地板的木製紋理被畫家以流滑的筆觸勾勒出來，三位少女濃密的披肩長髮更以瀑布般的蓬鬆感示人。由於版式所

限，封套僅截取了鋼琴前的大姐和小妹，包括二女兒和室內環境在內的近一半畫作均被裁切，顯然是為了強化並契合專輯所收錄的蕭邦鋼琴曲。

「碟中畫」《蕭邦鋼琴音樂第二輯》／《卡圖爾·門德斯的女兒們》



逢周三見報

# 醃曬香蘿蔔

太子餐廳不少，大多不是連鎖品牌，種類選擇多，煮法不呆板。街巷穿梭，突想吃「茶記」熱炒小菜。經荔枝角道，轉入舊式茶餐廳，菜式名稱、相片，貼滿左右兩面牆，彷彿回到上世紀八十年代。

點了枝竹炆火腩加班腩，用料不算上乘，但能吃出小時候廚師的調味。另上潮式蠔仔煎蛋，內加菜脯，稍添家鄉味道。菜脯又名「蘿蔔乾」，自己少時常吃，一碗狗仔粉，加幾匙菜脯碎，辣或不辣，同樣惹味。大牌檔小炒，韭王、蝦乾、腰果，混入菜脯粒，爽脆鹹香，一道菜，口感多重。

明代《古今醫統大全》早記載「蘿蔔乾」製法，提到：「以蘿蔔切作骰子大，曬乾收候醃。」蘿蔔先切後曬，是最基本的處理方法，之後再醃製。同書另見「香蘿蔔」一條，有更詳細的製法，言：「揀實蘿蔔切骰子大塊，鹽醃一宿，日

# 「落單」

一次遇見不會使用掃碼落單的老人，所以圍裙之中紙筆常備，彷彿是嚴絲合縫的代碼之中始終為人情所留的一個隱秘的後門。

手機震動，螢幕跳出「訂單已完成」的通知。抬頭望去，老人正用湯匙攪拌鴛鴦，蒸氣朦朧了老花鏡片。那一刻，在不大的茶餐廳裏，科技帶來的方便與人情保有的溫暖同步了。今天，「我們」會用手機掃碼，而「他們」不會用；幾十年後，當「我們」變成「他們」的時候，說不定也有什麼最新科技是「我們」搞不定的，那時希望人情的後門，永遠存在吧。



逢周一、三見報